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四

婺源汪　紱原名烜燦人集

族姪　嗣佳麗
門人余元遴秀
後學董昌瑛厚甫　校

內篇

物則類

倫　夫婦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師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外別無他道吾儒之所以盡性至命者篤於人倫而已異端之所以反道敗德者外於人倫而已言學而不反之於躬行實踐之地則所學何事

因民彝著物則緝此篇以爲日用講習之常俾有志者知所立而敦篤焉

倫

倫敘也比也類也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朋友人之大倫各有敘而不亂各有類而不紊而有義有親有別有序有信比之無間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弟恭長惠幼順盡之各有其理也自其敘於天而言之則曰五典而五典之敘莫不有自然之節文為人之所當踐履而不可踰者則曰五禮通之天下無不同斯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父子兄弟之合以恩君臣夫婦之聯以義一陰一陽也而朋友又所以輔乎四者之間則倫之所賴以盡焉者也父子之恩木也昆弟之次火也君臣之義金也

男女之別水也朋友之交土也父子仁之本也昆弟禮之序也君臣義之至也夫婦貞之守也朋友信之孚也仁所以仁此五者也禮所以履此五者也義所以宜此五者也知所以幹此五者也信所以實此五者也自父子兄弟而推則九族之親長幼之等也自君臣朋友而推則貴賤之分同僚之好也自夫婦男女而推則姻婭之戚諸母諸婦之際會也而天下之儕品無不盡矣聖人盡之於身而制爲禮樂政刑以教天下則禮者所以節此也樂所以和此也政所以正此也刑所以型此也上之以此教下之以此學倫無不盡而天地位焉萬物無不各安其分而遂其情

此聖人之道也彼異端之去君臣棄父子也非聖世之所必誅也與

易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化生萬物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陰一陽之分也男女合而夫婦生生之本也有夫婦則有父子子之先後則有昆弟長子主羣大宗之義即君臣立焉有君有臣則其閑之尊卑貴賤又各有等倫而禮義著焉此人倫之序也人倫託始於夫婦

貞以起元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者天地生人之本而義則人道之宜也故既已爲人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理無不具而父母生之其親尤篤由是而昆弟九族以迄君臣朋友無非此愛敬之推而推行各有所宜則唯賢是尊又所以明乎人倫之則者也親非不尊而愛爲篤賢非不愛而尊爲主故父子兄弟夫婦主於恩而君臣朋友斷於義又以天合以人合之分也人合亦以天因合而後著但由父母而昆弟九族

由師保而羣匹友生等殺以分則品節有等皆天之秩序也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民義

義者宜也在己者各有所宜盡也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

夫婦人倫之始也父子仁之本君臣義之至也故人倫之中三者尤重所謂三綱也一夫而有衆婦一父而有衆子一君而有衆臣而民弟長幼朋友亦無不統焉矣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

徒役也

家嚴父國有君家嚴兄國有長家有妻子國有百姓百官族姓家有臣妾國有徒役輿隸臺僕其理一也故孝可作忠弟可作順治可移官禮已具於閨門之內也

易家人卦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自閨門條以下言倫之本具於家而此條言盡倫當責之身也

大學齊家治國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或問盡性至命何以必本於孝弟程叔子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朱子曰此孝弟爲爲仁之本意也又曰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之事烜

按孝弟是無盡頭事如說個仁人孝子不過乎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德爲聖人亦只完得一孝由而不知者不能察識擴充究竟其於孝弟之量亦未盡

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人倫有五皆天之所敘然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義

君臣父子天經地義故臣子之於君父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

蓋吾心云爾

夫婦

夫婦人倫之首也一陽一陰者天地之道陰陽不交則萬物不生夫婦者人道之終始貞之所以起元也顧男女者人之大欲而欲勝則流流則亂而無別而人道近於禽獸矣故正夫婦之倫者必始於別男女男女有別而後其交也以正以可無聚麀亂倫之失也夫婦之情易溺情溺則偏偏則以恩掩義而睽乖起於家人矣故立家人之則者必本於脩其身心正身脩而後恩義之交盡以可無脫輻反目牝雞晨鳴之害也夫夫婦者嗣續之原則其倫不可

不重而夫資婦以內助則擇女不可不嚴婦望夫以刑家則選壻者亦不可以不慎若乃一合之後則夫婦之道已成其正身率人之道全責之夫夫盡道而婦從之配身承後之重禮貌所宜加無徇俗而以爲鄙笑也果盡道而婦不可諭則出妻之條載在典禮又無徇俗而安於隱忍也凡此皆所以重正夫婦之倫而已矣然而牀第之私合體之人人情所至親暱而一動一靜一語一嘿之得失皆有習觀嘿伺而不能掩則正家之身莫難於此敬之焉至矣若乃婦喪夫而改適娶失節以配身若事勢所不得已而非有所大淫慝則先王亦未嘗不聽之而要非正身之君

子所背出也

易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陰陽分而男女別天道之自然生物之始也

樂記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氣化以時男女以正天地之道也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利女貞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天運於外地靜於中男女各位乎中正而家道成矣文曰女貞以女正爲型家之端孔兼言男倡之者男也

禮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女無別則人道瀆而父子不親衛宣晉獻楚平漢武及唐之世皆以不謹於男女而父子兄弟交相殘戮也男女之別其所係重矣哉

以上言男女之宜別也

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以遠嫌也○以上非夫婦者必嚴男女之別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娶同姓尤附遠厚別之大節○後世有無子而以異姓之子承嗣者此斬祖父血食至爲不仁也乃旣承嗣異姓而其子亦遂棄其本姓或且與本姓婚姻不以爲嫌禽獸之道也○二條方昏時之嚴於男女之別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問遺也非不問答○以上雖夫婦居室一家之中亦必嚴而有別也

喪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謹別於終也此正愼終之大節而或者疑其迂謬哉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其尸也〇謹別於喪禮而尤重也

以上皆謹男女之別

易咸卦彖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彖傳曰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剛之交二氣之通山澤通氣天地自然之感而通也人情

以止而說則發其情者合乎禮義又以男先於女則感之

而得其正者也故取女則吉

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歸妹人之終始也

禮記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作朝)言(作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於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親迎而使大夫而齊侯送女於會境公乃會齊侯焉俱失之也大昏而不敬能免於瀆哉

桓公九年祭公來逆王后於紀紀季姜歸於京師

書王后示母儀天下也書季姜係之紀子道也

以上言夫婦之交所當慎重也

詩美文王太姒之德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人各有逑而爲君子之逑則難爲君子之好逑則益難宮人殆謂文王之難爲配也若窈窕之淑女則眞可爲

君子之好逑矣惟必淑女然後可逑君子而淑女不可必得所以有未得之思乃竟得淑女以逑君子而兩美適合則友之樂之之情自不能已然則憂爲君子憂也樂爲文王樂也好德之情於斯可見而文王太姒之感人深矣○窈窕深遠也以言淑女則幽閒之意幽則無淺露之容閒則無浮躁之態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者是也然非其性之貞靜不能有是幽閒故朱子本而言之女德之盛於此爲至若下二篇之勤儉孝敬專靜純一與其不妒忌而能逮下是皆其貞靜中之所涵蓄焉者也

后妃躬成絺綌而賦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后妃無意賦詩而德之所形不可揜焉矣

文王有事於外而后妃思之賦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獨居深念人之至情情發乎正所以爲后妃也

王姬下嫁於齊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敬而且和婦德也以王姬下嫁而能敬和尤爲難之文王太姒之教澤長矣

南國被文王之化其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能治國也維鳩居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女子無非無儀則專靜而純一矣

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還歸

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諸侯求昏於諸侯其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守宗廟社稷故婦人者所以共事祭祀者也故女子十年而已教之爲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矣然非躬親誠敬則非所以奉神明而配君子也二南之詩風化如此可

知婦人之無違德矣後世禮教衰而婦人無祭祀之事
所事在服飾之華逸遊之樂不則崇奉異端膜拜于僧
舍焉已耳嗟乎

易家人六二爻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

易文言傳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三代之失其明鑑矣呂氏得政漢室殘移禍水猖狂王
孫啄死何董搆難而漢亡矣南風擅權馬牛南渡武曌
入侍唐統爲周是皆牝雞之禍歟然宋室高后女中堯

舜似未可以司晨議之而究之高后撤簾哲宗變政紛

紛紹述宋室終微蓋惟陽失權而後陰以用事微獨長

舌妖狐流禍人國卽不得已而黃裳位五小畜西郊亦

必非邦家之幸也正身正家是在位乎外者

大戴禮曰女曰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喪

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

從子

婦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

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娶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

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婦可輕言去乎曰婦者身之配也婦有失德是己之失德也使其猶可教誨則君子未嘗不優柔而教誨之其卒不可教誨則不得不棄出之與其敗德而辱身辱先以壞乃室家孰若出逐之之爲無失也蓋夫婦之合在恩義之間與父子兄弟之合以天者原未可同日語也合則其婦也不合則其路人也合則配身承先之重恩禮不可不隆也不合則隕先辱身之人絕之不容姑息也乃世之爲夫婦者方其合也非失之燕昵則視爲奴

婦有語以當敬恭者且從而非笑之是何其視夫婦之倫爲大輕也及夫既陰悪鴟張無復顧忌不可教誨則又含詬隱忍爲所牽掣而不能斷之以義有語以當出棄者則又視爲驚世駭俗而不可爲之事是何其視夫婦之交爲太重哉然君子脩己以敬而已能脩己以閑家則雖中材之婦可以率之使化於善不能脩己無怪乎婦之不率也婦亦固不可輕言去也○以上言婦德之全

禮記曰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

夕見曰夕妻與夫敵體故其御於夫也方夕而已姪以

致其相親之意也妾則不當夕所以防狎昵而致其敬

恭之道也妻雖不在妾御亦不敢當夕不以嫡不在而

失其禮也

太姒不妒忌而衆妾美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

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又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不妒忌而子孫衆多和以致祥也○此三條以嫡庶言

以上言女德

禮記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易家人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　象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者悔之叢也于其初時志未變而有以閑之所以免悔也　諺曰教子教嬰孩教婦初來卽此爻之義

大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以身率家乃所以閑家也

九三爻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傳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上九爻曰有孚威如終吉　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家庭之親易以恩而掩義閑之於初使恩義交盡則孚信成於終矣然使持身有少疎則非所以孚於家矣言有物而行有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則威如之吉也

岳牧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或有靦爾顏於在醜而不能不褻狎於家庭脩物則於旦明而不能不弛威儀於寢處或孝友至性有妻子而改途或剛毅有爲對妻孥而眷戀閨門德歉百行亦爲之玷矣堯將舉舜而觀刑於二女思深哉

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文王之刑家也蓋治國易而治家難則一言一行之失疏遠者或未之見而親暱者已先見之處心積慮之微疏遠者或未及知而牀笫者已微窺之視聽言動之稍違則不足以作家人之範而生其慢易之心親愛賤惡之偶偏則不足以服妻孥之心而動其不平之氣此刑家之所以難於治國也文王雝雝肅肅而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在文王非勉强而為之然而惠宗公刑寡妻者端在是矣有妻子者可無敬歟

以上言君子正家之事

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從一之義肇自生民而苦節著於六經則自栢舟始共姜亦婦人百世之師矣 玩髧彼兩髦之語則共姜似未嫁而守義也或據曾子問有不得謂為兄弟云云之語因謂未成婚者不當守節此一偏之論也夫未及成婚而所許之夫死則改適固不為

失節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則亦是既有夫婦之義矣因而守前此之信豈非大過人者禮言然後嫁之初未言必於嫁之也

二條言守節之事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觀刑二女最聖人慎重深心黃黎洲謂試哉即指下慎徽五典諸事非以二女試也惡女不當以試人官獨可以試人乎謬哉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

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之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

娶一人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妃可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何如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程子充類至義之盡立人道之大防也然民庶之家有名爲守節而實失節者又不如再嫁之猶愈也

世人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而可忽哉

或曰妻有七出此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又曰早昏少聘敎人以偷媵妾無數敎人以亂且人各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眞西山曰媵妾無數內或階子弟于惡外或生僮僕之變

父子

父子天性也然父鮮有不慈而子或多不孝何與慈失其所以爲慈乃所以成子之不孝也故瀆倫而賊惡者其無論焉則愛之而不敎是不慈也敎而不以道是不慈也知敎矣而敎不勝其姑息之私是不慈也敎以道矣而不能涵育薰陶以需於化是不慈也然非能自盡其道而以身

爲子弟觀型之身則又無以爲立教之本而欲其子之知所率也難矣故教自身始也教自身始則欲爲父而盡慈當必先反之身而盡孝矣身本於親而不可離則孝自吾天而無容強是惟自念其身爲父母之身而又體父母之心以爲己心以自致其愛敬之良而實踐其尊養之節則承順其親之志自不能已而守身之敬亦無容少懈矣是以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誠終其身焉而不敢一刻之忘父母也蓋夫人受命於天而受形於親吾之性有一毫之未盡則無以順天而成其爲人吾之心有一念之未誠一行

之未脩則無以順親而成其爲子斯孝之所以本之一心而推之塞乎天地也是故繼志述事所以諭親之道而窮神知化所以繼述於天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孝子之事親如事天故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而仁民愛物胥包并於其中矣要非至於聖人不足以盡此故孝也者又人倫之本而百行之原也然而本吾性之自然而又初何所强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蹕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朝夕命瞽矇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幼子常示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此皆以養正於蒙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養與教不同者養謂閑其耳目道其心志使習與正居而化於不覺也教則有條件規模使之必率故父子之親其勢有難行者然默寓其教於不親教之中則教不

傷恩而愛非禽犢矣古人實是不親教子如伯魚學詩學禮與否孔子猶待於問則孔子亦不親教子可知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創業垂統以為可繼愛其子孫莫大於是

以上言慈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守身以事親而盡事親之道即所以立身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愛敬其親之至則自不敢惡於人懼辱身以辱親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諸侯祿位傳之先君故以能守為孝亦不敢毀傷之心也能保社稷和民人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於大夫以言行言於士以忠順言大夫位尊言行爲顯也要之皆守身事君以立身行道之事

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之分只此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卽孝之始孝之終也位雖不同守身事親一也

禮記曰夫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尊親者德成而親顯也弗辱者守身而不失也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不敢私其力以養親也兢業守身勞也身立道行則不匱矣

夫孝者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者也

先親之意而道之後親之志則承之所以諭之於道也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天生人而有親而不能得親是不得為人也親生吾而

有身而不能順親是不可為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知謹疾則亦知守身矣

以上皆念己身為親身而體親心為己心之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一不敬其親則是等親於犬馬也養親者宜知惕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朱子曰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大段是

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强不得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愛根於心而動於氣形於色見於身執玉捧盈敬之至也敬自愛生所以異於嚴威儼恪也

以上自致其愛敬之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親者人子之天順理所以順天也禮之中無所欵則無不盡之心禮之外無所踰則無拂逆之事不過乎物所以成身成物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

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定省視膳之儀也古人之起常早故以雞鳴為節而

或者譏以為迂異哉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

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

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

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

補綴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子婦有私最薄之俗也利心一萌忘親不顧矣爲父母而與之私是教以不孝也今世類然異哉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問親非所愛能不裁之以義乎曰敬之者體親心也裁之者義也裁以義而後能始終其敬要毋以傷親之心

焉耳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妻亦有不得不出者又當婉與父母商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凡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愛敬之誠於是爲至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游目伺父之神志也無上無下雖游目而有節也視足擬其行視膝擬其起皆視於無形之事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自內則至此皆居致敬養致樂之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人子事親而不能使親無過又不能積誠以感親心則

親之過皆子之過也責善賊恩阿意曲從益不孝之大者知此而幾諫不容已矣而其心亦已自悲矣諭親之道舍孝敬而外無他道也若謂父母固然非子所能挽且自謂吾已言之而無如不從何則是委過於親而恝然於天性也何以為子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號泣亦以感親也抑自悲其孝誠之不足也

此二條諫親之事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

故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病則致憂之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必也期望之辭言親喪固當無不自致者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世子使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然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人情汨於流俗而不知反求於心故以行古禮者為不宜於今然一有以感之而人卒不以為非也是可見好德之本然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

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高子羔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以上喪則致哀之事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

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
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以上祭則致誠之事

以上皆實踐其尊養之節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孝者德之本敎之所由生也孝在心而養以行之敬卽行於養之中而安則敬之本於心也卒久而不變也

以上言終身不忘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舜之心惟自知有罪慝而已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化則定矣以一人之孝定天下故稱大也

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詩云文王有聲聿駿有聲聿求厥寧聿觀厥成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蓋文王之志在求寧則其事即求寧之事也武王繼志而述之服事征誅雖不同而求寧之志同方伯天子雖不同而求寧之事同是以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可以知武周之繼述矣○問在他人當何如曰予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即繼志述事之謂也無不敬則善繼善述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欲子之無失其身者父母之志也於一飲一食間而且欲體親志況遺體之重乎於一髮寸膚之微且不敢毀傷況刑戮之大乎合上條以觀而成身順親之道具可見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人受命于天受形于親有物有則卽身而存矣偶違乎物則則是違天而辱親也存心養性以盡倫踐形成身卽所以事親事天也孝之外無餘量矣

程叔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要以剛爲善此條主爲人父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

知醫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又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好惡畧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使父母之心有不安

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西自盡也所

朱子曰愛親之心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禮之本也其知此則知之本也其誠此則信之本

也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莫不在孝此其所以爲至德

要道也與

百行自孝始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人之所以有身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

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

淸簡公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宇內卿大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

聖人立敎以孝弟爲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
曰入孝出弟此躬脩之實百行之本上下共之本之不務
而高談名理誇元妙吾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賞之功以危其身可
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才矜辨好議論人長短以
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有時而致命遂志不失爲全歸又
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而藉口也

天下有孝子可與言盡性矣天下有知性者可與言盡孝
矣慈孝庸行而達天德

兄弟

兄弟分形而連氣者也天性之親惟父子而次之則兄弟蓋兄弟之身卽父母之身卽己之身也其分者形耳形日分而愛日薄則外物累其衷而天性薄也如其愛親之篤而不分則必以愛親者愛親之遺體而何忍爾我視之敬親之至而不忘則必以敬親者敬親之遺體而何敢等夷遇之由父母等而上之爲祖爲曾爲高則由愛兄弟之愛而廣之而從宗合族長幼之序行焉九族之恩篤焉又由是而推之姻亞推之鄉黨推之國人推之天下則凡長於我者皆吾兄皆推吾敬兄之心以敬之者也幼於我者皆吾弟皆推吾愛弟之心以愛之者也然要非篤於愛敬其親

以愛敬兄弟何以及此兄弟之倫蓋可忽乎哉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兄弟同本而生至性之親豈他人所能及者然不反之性情之眞不覺兄弟之樂也不歷之喪亂之境不見兄弟之親也夫同氣之親發於至情豈從外鑠然習而不

察而奪於利欲之私則鮮能有反求而得其至性之眞者故周公歷舉常變以示人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曷不觀死喪之可畏惟兄弟孔懷他人有爲之懷者乎原隰之裒尸惟兄弟相求他人有爲之求者乎然此禍之大者兄弟固無容委也且他人未必有生平之好也則如有急難之日乎則如良朋之好乎乃脊令在原飛鳴相逐不敢自安亦惟兄弟之相與同此急難而良朋則不過爲之永歎而已其能如兄弟之相助乎然或者曰此固合兄弟哉則使兄弟而或鬩於牆乎然而外侮之至亦必且同心禦之而良朋卒不能相及也夫相好

之良朋不如有瑕之兄弟是可見兄弟至情人所同有
卽使枯亡不容盡昧而凡今之人誠未有如兄弟者矣
顧乃念同氣於患亂而或棄兄弟於宴安謂非利欲之
奪其衷而至性之亡以不可復見乎夫謂安寧而可忘
兄弟也則試卽安寧之日思之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
此非和樂之時哉然使室家燕樂而兄弟或有一人之
不在焉此燕會之歡能無歉乎是必兄弟既具而後燕
會之樂亦有孺子天眞之趣也又如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此非和樂之事哉然妻孥聚順而兄弟或不免於不
翕焉則妻孥之樂其能久乎是必兄弟既翕而後妻子

之合亦可以安樂而長久也夫兄弟之好有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則信乎凡今之人𦍒未有如兄弟者也蓋孺子之日兄弟嬉遊如依父母此其情發於天眞無容勉强迨長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兄弟之愛有不能無薄者要之孺子之心未嘗亡也故飮酒而兄弟不具則其心必有不快者此反之情性之眞而知兄弟之宜室家也人情溺於妻子而疏於兄弟且有由妻子而讐敵其兄弟者獨是兄弟不和爭訟狠鬬戾氣致屈幷妻子之愛亦不能安享此揆之理勢而知兄弟之樂妻孥也試以是究而圖之周公豈欺我哉○儐爾籩豆飮酒

之餘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實兄弟至情動於天而不自覺處人當反求而深察之

小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有國家者能宜其兄弟則有是令德而能長其樂矣宜非獨愛之之謂聯以恩而孚之以信正以義而率之以道乃實有以宜之而各得其宜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詩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亡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上而遠其兄弟則是以薄教也惟賢者不爲習移不然無不交相病矣各執已私以相怨而不知讓至於亡而後已夫世之兄弟類如此可慨也夫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

舜僞喜者與曰否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兄弟一體者也故弟而有憂則亦若不能已於憂弟而色喜則亦爲驩然而色喜此初不計其憂喜之何自而自有動於天然者也完廪浚井之事未必眞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言則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矣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不藏怒不宿怨真仁人之心欲常常而見之孺慕之情所不能自已也○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蔡先儒論之詳矣 炟謂舜之誠信喜象周公之誠信任管叔一則不

疑其僞不追既往一則不料其畔不逆將來其心一也然象之欲害者己身而已況又父母聽之舜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欲諭之於道夫又安忍懟父母以讎象哉有自責其親愛之未至而誠不足以感弟耳是以克諧以孝而烝烝乂不格姦焉迨夫瞽瞍允若則象已必有以化其傲者舜又安得藏怒宿怨而不封之也乎若管叔惡於武庚而淮徐奄商一時煽畔則流毒生民禍及宗社矣周公又安能復庇其兄而不置之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不得而不誅獨夫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周公不得而不誅管叔此武周之不幸而不同於舜者

其勢殊也知心之所以一知勢之所以殊則可以知聖人之處兄弟矣又先儒謂有虞氏出於顓頊世守國土則瞽瞍有虞之君而舜其世子也象及嚚母之謀欲奪嫡也舜之耕稼陶漁父母之勞之抑舜之託此以自處也然則舜既耕稼陶漁則象亦何心於必殺舜況烝乂之稱已見於岳牧之薦舜為都君時固必無完廩浚井事也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為欲常常而見之之地耳身為天子而兄弟之相親相愛如布衣兄弟焉此舜之所以為人倫之至也豈為毋使暴民故哉

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眞西山曰王季之友泰伯也因其心之本然非以遂己而後友之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而爲之乎炟按

篤慶錫光正友兄之實蓋歸全以爲孝篤慶以爲友其道一也

以上皆言兄弟之友恭

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自己身而上至於高祖皆父之推也自己身而下至於玄孫皆子之推也自己身而旁至於緦麻（同高祖兄弟）皆兄弟之推也此所謂九族之親從宗合族所以上承先祖下傳子孫旁統昆弟者也故人道莫大於宗宗法不立則族無所統而恩薄義漸矣後世宗法不立此人道之

所以渙而不萃也自仁自義謂自吾性之仁義而施之恩以漸殺敬以尊隆也由吾父而及兄弟由吾祖而及從兄弟由曾祖而再從兄弟由高祖而三從兄弟親親則尊親之所尊尊祖則敬祖之所繼敬宗則恤宗之所統宗道立而族之尊卑長幼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大和故樂也自仁自義堯之所謂明峻德斆敬宗收族則親九族也愛百姓以下則平章協和之事而昭明於變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其信哉

此由兄弟而推之九族也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長幼有序而敬長之中又有序焉皆天理之節文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上四條從遊之禮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灑埽之禮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長者不及無儳言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更端則起而對

少儀曰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以上侍坐之禮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耦坐不辭

三條侍飲食之禮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侍射侍投壺之禮

尊長於巳踰等不敢問其名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王制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敬長之大凡

以上皆統言長幼之序

禮記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頒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由弟於兄長之義而達之天下聖王之治未有外此者也

程叔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體重於己之口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異於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知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陳氏曰推其所明達其所蔽則弟矣周聖儀曰今人薄於父母然後薄於兄弟程子此言猶爲好人道也然可知所警矣

問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就孝上說故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兄弟之子同出於父者也豈可以異形而遂有異乎烜按五倫皆天性然亦有厚薄之差禮於

兄弟之子服期同於己子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先王制禮蓋深恐人有疏其兄弟之子而自私己之子者故制服加隆亦猶程子之意也然說個猶字又說個引字而進之則可見兄兄子與己子本亦畧有不同但人果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兄弟則能以愛子之情愛兄弟之子矣○兄子爲宗子覩之當何如曰宗子於分當加敬耳其愛之也豈有異乎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於兄而亦曰孝者以孝親之心及兄是也兄弟各欲自盡而已

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

宜相好不要相效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效己施之而已

或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楊氏謂惟恐不獲於象何如朱子曰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變耳若云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己而幸其寬己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人處草莽中未見知於人所當盡惟孝親弟長而已友於兄弟亦只是一孝推之鄉黨宗族敬長順上亦只是一弟即君臣朋友之道仁民愛物之事只是從這裏推去五倫只一貫事

清簡公曰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右臂痛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此天性之自然非待夫矯强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寸尺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也可哀也夫

兄弟而貧富異自祖父視之則皆子孫也曷嘗不均欲其富也顧貧富有命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心因其材分而培植焉孝矣若視其困頓而不之恤亦何以見祖父於如在乎

君臣

君臣之分嚴矣哉乃虞廷所載賡拜賡歌及三代訓誥之

詳則相與之際抑何親也後世有止輦牽裾其人者其猶有古遺風邪間嘗論天下之勢君臣相與情欲其親親而失道則分褻而權移分欲其嚴嚴而失道則情斷而蔽起惟道則萬世無弊道也者情與分之軌也然使臣以禮道存乎君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爲臣之忠有所當自盡者蓋自乾坤定位以來則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在維皇降衷之內自有不容自欺之心是以宣力而無愛乎勞論思而無愛乎誠見危而無私其身匡弼而無私其道惟是正己以正君鞠躬而盡瘁而予奪生殺崇卑厚薄擧非所問爲則激切非所以爲犯委蛇非所以爲諛獨立非所以爲

矯協恭非所以爲黨斯臣節之盛歟若夫有所畏而不爲有所利而爲之以君之厚薄爲報施以任之重輕而易志則鄙夫之心而必非純臣之節也顧天下非無若臣而遇合之難逈非一日是以天民大人往往終身隱約而有君無臣之恨亦往往而然若中人以上之資則視乎世主之所以儀簡者爲何如唐虞三代邈矣難追而盂方水方盤圓水圓有必然之理則有君無臣或亦非獨其臣之過矣挽唐漢之末流而復之古雖臣與有責焉而終不能無望之有天下者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之分自天定之君子品節焉以使民無失其分已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以禮則情親而分嚴以忠則職脩而道盡蔡虛齋曰忠信重祿隆禮貌重事權體其情而勞其勞皆以禮也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平時則恪恭厥職必盡其心臨難則鞠躬盡瘁必不屈其節皆以忠也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臣一德兢業以圖然後政無不治而黎民自敏於德

矣蓋不患民之難化而患政之不脩而欲政之脩則必其君臣之交相乾惕也

伊訓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君無窮理居敬之學臣無恪恭忠藎之心則必有是二端之弊矣守成之主狃小舊制新進之士喜事紛更勲閲之臣持盈無節此大亂之道也古今來龜鑑多矣然創業非湯武之君垂統無三代之善則世主有不安苟治而取法前王者又豈非斯世之幸歟而名世不逢英君過制任非其人以致僨事使後世淺陋之臣必謂古道終不可復則使程朱見用於世亦將以辨言亂舊而共毀之矣民有肅心莽云不遠嗟乎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道必如堯舜而後盡後世君臣之有志者乃不師堯舜而師秦漢以下是則何歟

禮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君順天則臣順君矣

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明白正大之情所以共喻於臣也惻怛忠純之念所以

自結於君也夫如是則上下交而成泰矣可述而志謂
無不可對人言也
以上君臣之所交盡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
威福之權惟辟總之所以大一統也權出於一則治出
於二三則亂理勢然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子之所以維持天下者道而權者道之用也道得則權無旁落禮樂征伐皆道之行也道失則權不行惟天子無以行其權而在下乃有起而攘之者矣諸侯而用天子之權非道也然禮樂征伐初猶藉道之名久之而失歸亦不成其爲禮樂征伐矣此僭亂之所以相仍也漢之權在外戚宦官唐之權在家奴藩鎮謂非天子之失道而有以使之然哉

此二條言分之不可不嚴

禮記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大臣者可使之慕忠忱而不可使之貪祿位可使之戒自欺而不可使之畏譏議不以誠敬孚其臣而縻以富貴此臣子之所以多營私而輕背上也無怪乎孤忠勇退而鄙夫固寵矣大臣不治故邇臣得以比周（邇臣謂羣臣之近君者非左右嬖幸之謂）邇臣比周故遠臣之情不得上達而百姓亦以不安矣敬大臣所以立民之表慎邇臣所以通下

之情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君盡禮於臣而臣乃得以盡忠於君大臣非不體而敬則加隆也敬本於心而官盛任使則所以優之之事重祿本於忠信則正所以體羣臣也○或問經言敬大臣則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猶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盧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朱子曰不然彼所以至此正

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寘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寘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光明正大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者愈深不幸而臣之姦

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大臣而移之左右其爲國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何叔瞻曰此條與戊申封事選用大臣一條互相發蓋爲孝宗任用淵覿悅朴之徒而言之眞萬世之龜鑑也

孟子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所謂得師臣者王也

書曰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翼爲股肱之用而明聽耳目之司古聖帝之與臣爲一體也復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則其所責望於臣者益深切無已矣

此四條言情之不可不孚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臣也者君德民生之所繫而可不其難其慎乎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以文王之聖而尚賴四臣之助況其下哉然天下或不

患無賢矣惟文克知灼見克宅由繹則所以得而有之

也

召公告成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

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人君當求得賢以自輔而天下不患無賢但取人以身則惟在人君有以致之耳

此五條皆言人君當慎於用人而誠於好賢也以上

皆君使臣之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內無欺於心則外無欺於君自慊而已犯本於勿欺則犯非沽直勿欺而能犯則忠非婦寺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非一端要於敬耳稍有它焉非敬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恭以概言盡臣道也敬以心言即恭之實也陳善閉邪皆所以責難也人有不自菲薄之心則必有不敢薄待其君之心以恥君不爲堯舜爲心則恭敬之實自有所

不能已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周公戒王曰無若殷受周昌目漢高爲桀紂汲黯斥漢武以多欲蓋心之責難於君者切斯其辭直盡而不諱此眞能恭敬其君者也世益下而此風渺矣嗟乎□之桀紂其君者心之堯舜其君者也至後世而□之日日堯舜其君者未必非心之桀紂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可無審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國者正其君正君者正其心然非身爲大人不能也

呂□□曰格君有體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

移用也○朱子曰格心固自有感格處亦須有開導方法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皆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務專力也而已云者此外無餘事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盡忠補過本也將順匡救用也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

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自處當如是也而此則獲上格君之本矣

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此敬事之事從謂從事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

敬君事者先敬其身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言以人事君之忠也

以上言事君之事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以制中歉於禮泰也溢於禮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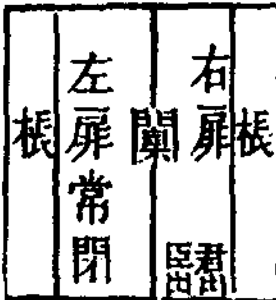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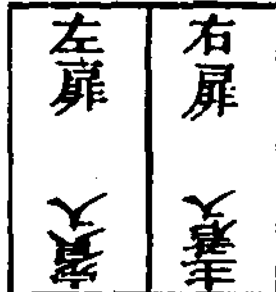
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蓋古制只一門不似今之三門門中立木曰闑門旁曰棖君之門西扉常閉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而君出入當棖闑之間則東扉之中也大夫士不敢同君故小避而西近闑以行曰由闑右者以自外而向內定位也非如饒氏君出由東入由西臣出由西入由東之說其西扉則賓客來朝聘時所出入玉藻所謂卿拂棖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者此主君迎賓入門時之儀也

由闑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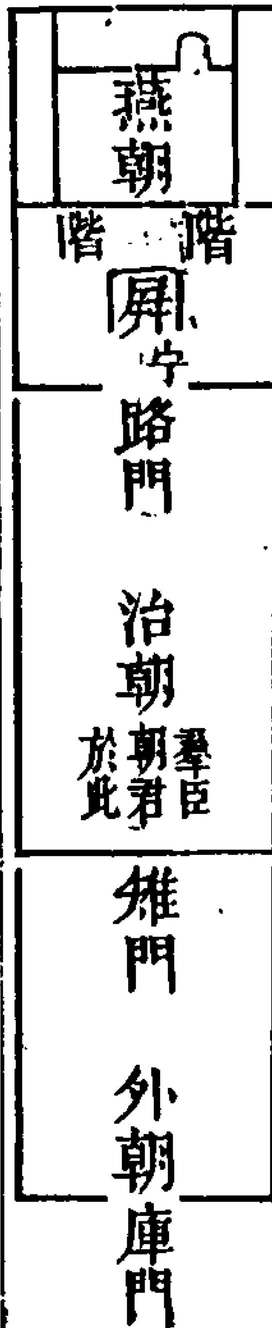
主賓相見入門圖



周制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宗人嘉事之朝即路寢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君日臨羣臣治事之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要皆在治朝之內內朝之外大夫日朝君於

治朝禮畢君入路寢有事詢問或大夫有所獻納則入內朝而對君焉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對君既畢則出路寢而復外朝之位焉人多失所考

朝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以上朝廷之禮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君使人於君所則必

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官謂治事之所外如家居及他所也以上承君命之禮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

敢鄉乘服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以上受君賜之禮

以上言事君之禮

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慎之於委質之始易所謂或躍在淵无咎者也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非言之難成信之難吾願今之甲科者熟思所言矣

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也

事君愼始而敬終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以義合者適於義而已耳

以上言去就之節

周公告成王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言夏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德之在己者知眞而守固則能輔其君以用賢宅者至當而安之意觀人以面則無以用人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言商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即宅當位也克即俊實德

也嚴惟則擇之審丕式則用之篤所以克用三宅三俊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言文武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知灼見其心則非謀面克厥宅心則心與之一矣曰不敢替曰從則亦眞知而篤信故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我謂成王勿以小人閒之而後大臣得以從容於展布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當其職由繹盡其才○人君之用臣也必也擇之審而後知之眞知之眞而後用之當必也信之篤而後任之專任之專而後宅之久此所謂克宅由繹也夫而後賢才乃得以展布心力同心一德以底於久道化成後世用人徒以文辭爲遇合何曾於謀面乎及用之又

如奕棊焉雖有禹稷皋夔烏在其能有成效哉況乃小
人間之也嗟夫

殷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
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
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金需於礪濟待舟楫則不可稍違旱望霖雨則待救之
急矣啓心則納之也誠沃心則受之也至古賢君之厚
期於臣者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猶言沃朕心前曰金礪舟楫霖雨猶以此益彼也此言酒醴麴糵和羹鹽梅則合之爲一待之而成矣

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曰酒醴麴糵猶二而合之也曰股肱惟人則一體而無間矣望以阿衡之事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也君擇臣臣亦擇君遇合之難所以深爲得人慶也○君望臣以輔德則伊傅之儔與君責臣以吏治則蕭曹之侶進君好臣以順承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以輔德望臣則敬其臣者必至而臣亦以堯舜望其君以吏治責臣則求其臣者必苛而臣亦以奉法塞其責以順承求臣則必士芥視臣而臣亦寡廉鮮恥無復人心矣噫後世雖有伊傅亦安肯枉己而干進耶

虞書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天命在人無時而可怠而所當謹敇者尤在於幾帝之歌以奮庸熙載望其臣也分職任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愼憲省成皆所以敇天命也敬以愼而屢省之則率作者明而非叢脞矣皐陶之歌所以責難於帝也君臣之交儆如此而一體無間此唐虞所以開萬世之治與

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或問令與簿不和當如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程叔子曰漢舉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乃自求舉耳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志在富貴下也即枉尺直尋亦非君子之道顧今世舍此無由有為於天下矣有心羨韓子難為三上書今之士品汚又甚焉嗟乎

隨六二傳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按二與初非應而比亦未得為正然程子垂訓之意

善矣

晉初六傳曰始進之時豈能遽見信於上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苟欲信之心太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然亦始進者乃可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則一日不可居也

清簡公曰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與之權則不能爲重斬其權而欲與以重勢所重則權所歸夫作威作福固出於天子帷幄贊襄安可不謂之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共惜權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

幷避其事人主烏能以神知獨運天下彼煬竈者借叢者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如何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與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權之名下亦不必避其名也所惡乎權臣者謂權姦權佞之怙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勝國自宜春太岳而後朝廷以權爲諱神宗猜疑畏忌恃神智而務獨斷廷臣相繼棄官卒乃太阿旁落至熹宗時而內臣擅國終不可救矣高祖此條與朱子或問中敬大臣一條互相發萬世之龜鑑也蓋有爲而言之者矣

大臣幸遭主秉要亦奇遘也彼固寵營私者勿論卽有志

格君臣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知術所能爲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己者厚正己正物凜天監之在躬可也君或惡聞其過則臣以驟諫爲忌含慝從諷若孝子之奉親可也若夫機知勇辨如縱橫之術君子所不取即正色危論一詘則止果哉末之難矣

朋友

朋友之列於五倫何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而物之並生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朋友之理具矣人自夫婦父子兄弟君臣而外人之散處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則朋友之交起矣夫並育兼容則民胞物與居方辨物則各以類

從故雲龍風虎聲應氣求物之以類從也士聚於朝農聚於野工聚於肆賈聚於廛人之以類從也如此而朋友之交定矣有不知則以相詢有不能則以相導有可從則以相儆有過失則以相規如此而朋友之益收矣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各有專屬而朋友若無與焉然非朋友之切磋則無以明道進德以解其惑而翊其失是四倫之道胥賴朋友以成朋友之於倫猶五常之有信五事之有思五行之有土也是則朋友雖以人合而實則性之理天之道也至於緩急時有亦賴友以通財此情分之所宜然然非麗澤相資之要也若後世漫言結納古道云亡則善者以

氣合不善者以利親徵論利有時盡氣有時移而交以不終就令終焉亦黨焉已耳比焉已耳又何當於性分之眞而列爲五倫之道哉

易兌卦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以明其理習以服其事皆兩相資益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所學之文會友而即取所會之友以輔仁也蓋以文會友只是相與講明此理而輔仁則取此理實體之身心也

禮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

講論輔弼所得尚淺相觀而善薰陶漸染而自得之其
得之友者乃愈深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稽古則與古人友然須又有今人參考之乃可收益

此四條槪言朋友之益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人所憚損友人所溺欲取友之益者亦貴有以自
勝其私也矣

無友不如己者

悅不若己者人之情也去其悅不若己之心則益友至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曰初學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一無所擇則又非仁者能好惡之心矣又曰初學如子夏然於其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成德可如子張然大故亦不得不

絕也此聖人之中道也

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所挾則友德不誠誠於友德則自無所挾

此四條取友以自輔之道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以盡吾誠善道則所以曲致其誠也交以誠止以義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之道也

二條輔友之道

君子之交迹不必同而心則一也

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志同而道合故並立則樂於相下而不厭睽隔則不爲流言所動然非苟同也其行必本方立義同則進矣不同則退矣此所以爲道義之交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己善日進則所友日廣取人以身也取友日廣則己善益進以友輔仁也此人己之兼資也善無窮而取善之心亦無窮故論世尙友則古人之善我皆得而取之矣誦詩讀書在平日而論世尙友則非天下善士理明識精而有得於己者不能及也

程伯子曰責善之道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人有益而己不辱

程叔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

為主也
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交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朱子曰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尙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嘗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

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彼世之陋者之所以悅不若己者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鄰己而足以爲高便僻柔佞之徒則悅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取舍者如此是以賢知日遠而所與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可不戒哉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疎但疎之以

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不可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敎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兄弟天屬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

於事勢物情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維相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乎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師

師也者友之德尊望隆而人之所則傚之以爲模楷者也是故爲人師者卽道之攸賴以傳者也道爲明之惑爲解之得爲勸之失爲懲之舉成物之功而責之己其任重矣師人者求道於人而有諸己者也道賴之明惑賴之解德由以進失由以匡舉成己之事而望之人其求大矣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君養師教其恩同也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而就養服勤則師於弟子亦猶夫父子也外此而百工曲藝莫不有師夫果其德由以就藝由以成恩愛殷勤則當夫君父

之隆夫亦可以無愧而弟子之沐其澤者終身為不可忘若夫曲學阿世役役於句讀辭章而此外無聞焉以是為人師則亦淺之乎師曾不若曲藝百工之猶為有濟於用也豈君父之比而曰師也乎哉古者立學則必有師師之帥人必以德藝以實不以華以道不以利自道德之教失而後有訓詁之師而漢儒專門授經雖不得聖人之奧要亦聖學之所賴以傳而不墜則猶不為無用訓詁之門雜而後乃復有辭章之師唐宋以後士以此為進身則華而不實利而非道師道之日亡也宋為理學淵藪師道之興紹乎三代而道德之腴終難勝功利之餌以至於元明則辭

章之師既開利誘而於是又有遇合之師焉如座師房師夫自衒求舉古道已遐而受爵公室拜恩私門何所云師甚矣師之名之泛濫而無當也吁嗟乎師不一師宗於道德道德所在何必常師士誠得孔孟程朱而事之終身焉有所依歸幸也比之君父宜也不然則師資無常惟人自得雖無文王猶興又在士之有志者

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可通之道因其可通而通之則通矣求師者如承神明以稟吉凶焉誠求之也爲師者有求則應感而遂通非其所得於己者至實而無不備而施之各當其可何以能此瀆則不告矣然又必有以豫禁其未發之邪而凡所以告之者皆出於正則所以養之使亨必於正也爲師者非剛中而養人於正不可以爲人師求師者非誠求而自養以正則亦無以得於已也

初六爻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於卦初言發蒙之道利用刑人禁其邪以養其正也夏楚收威使之知畏而已用說桎梏游其志也不爲束縛而馳驟之而學者之性靈乃有以自發矣以正法言非過也

九二爻辭曰包蒙吉

大道爲公包容竝育因材施敎使無棄人爲師之道也

六四爻曰困蒙吝　象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質暗地僻使然亦由其不知求也

六五爻曰童蒙吉　象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而體篤靜專以應九二能誠求者也

上九爻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傳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於卦終終養蒙之義過於嚴威學者將不知所爲性靈益窒矣防其邪僻而已則教者學者皆得所安也

禮記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在我而人來取法焉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博文約禮教學之大凡矣

以上總言師弟之道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有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應人之求記問非自得也

有教無類

教以化類則類何賴有教君子大道爲公但因人以施教耳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二條言教者當大道爲公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因其材而成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其偏而矯之聖人之答問大抵若此可以類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亦性天所發見而不足以盡其蘊也若大本大源之地則固有非其人難與言者○且教在日用上用功自覺步步著實未盡日用之近而驟語高遠縱資高者髣髴見得亦終不親切又使人遺落身近反見害事然學問已得諸己而不告以本源又終無以見道之全而行或有不得通也

以上因人施教之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

聖人之言有及有不及聖人之身則無可隱也卽身是教欲弟子之知察耳誠能察之而猶有未達則夫子必又有以啓之也如曾子子貢是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非是援天自況只見道無可隱此與鳶飛魚躍同旨○問此與禪機棒喝何異曰聖人所行莫非精義直是事事物物正當恰好道理如於事親須觀其愉色婉容於

事君須觀其踧踖與與於燕居時觀其申申夭夭又須觀其於鄉黨何以恂恂及在宗廟朝廷又何以便便如此隨事精察只覺習述不盡若釋氏則旣一於空寂則任憑顚倒莫非是道便已都無所事其棒喝禪機要是於無處討生活耳楊慈湖贊孔子之佩象環及黃目鬱氣皆無處討生活來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巧不在規矩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定法道之定體中而已矣中者平常之理然稍有過不及焉則皆失之君子體中以立學者標準所以非難非易也抗而高之故與人以難能君子不爲也貶而卑之以就學者君子不能也以少抗少貶焉則已非道矣而可以率人哉然此道實顯於動靜語默之間不待言而顯而亦非言之所能盡顯者人惟隨事而精察之卽君子之身而究其所以泛應合道之故則道固卽此而在矣而奈何欲君子之貶道邪中道而立

𠜱君子體中庸以立教或不欲以此中字爲中庸之道者謬也

以上言君子之教無所隱而學者當誠求以自得之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因其機施教因其材聖人非有吝也不當其可教無益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所謂瀆則不告者

二條言學者當用力誠求而後有受教之地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之道至大至精妙於神化原非學者所易幾然神化之中自有一定者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學者惟循循於博文約禮孳孳不已則理日格而知益明行日純而有得於已於聖道之體自有可見但未易與之化耳聖門中唯顏子最稱好學功力已至故言之親切如此實則人人所當用力也

此弟子篤學之事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人有一事之善皆我師資會衆善之所歸總於一貫善者泛應之萬殊故無常主而一者渾然之全體殊途者同歸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三條言人當自得師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斆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師弟有相長之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使之知所宗主而任諸身然後知遜志時敏於業又必

遜於業有所畀而後可使之優游涵泳以循序而漸進
此教之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詩書禮樂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居學也藏而脩之息而游之所以使之能習而安焉而學乃無所勉強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

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
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訊言責言也徒事誦讀而束縛拘逼之也不顧其安强
以所不能也責人以口耳之學人亦徒以口耳塞責是
使人不由其誠也人各有材不顧其安則人亦鹵莽滅
裂應之是教之以不盡其材也其施教也悖其求於人
者戾而欲教之刑難矣此與上條正相反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
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

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邪於豫當可而施教不躐等以相誘於善則不徒佔畢不待訊言而人由其誠矣引導之而不強其進則其進也和鼓舞之而無遏其機則其進也易開其旨趣而勿竟其說則人將繹思而自得於己此皆使人之盡其誠也

學者有四失敎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敎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敎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知愚賢不肖之材質不同而爲學之心志亦因以異敎者知之而因材施敎則安而盡其材矣使人繼其志與人以可從也言約而辭達言微而意善託物近譬而開喻易知罕譬猶言畧作比方也則隨其人之材而皆能體吾意以安

之矣此皆使人之盡其材也知至學之難易知材有不同也知其美惡知其人之材之美惡也○以上皆言師之所以教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之當尊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

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先易而後難非棄其所難也其求以漸則由易者可以得難比互參考以說之而難者亦可心會矣待問者隨問而答之又必待其誠求懇切而後叩兩端竭焉所謂以亨行時中也聽語則隨問而應之謂也欲問而不能則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瀆則不告也

此節主學者言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爲裘爲箕反之車在前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冶裘弓箕比物也駕馬反之醜類也即所易以比所難察於師之所行而則倣之則耳目口體心思之則以漸而明而五倫之道亦以漸而得諸己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太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其德備者其才全道形而上器形而下大人不期於信果天運非數所能盡然才莫非德器莫非道大人未嘗不信果天運未始有僭差盡萬物得所泛應曲當者天與聖人之用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於穆不已一理渾然者存焉是天與聖人之本也故學者察於此不官不器不約不齊而得其所以官器不遺約齊不失之故則可以知道之有本而有志焉矣所謂相說以解者也務本

者用力以求至於本也葢學者不由末無以探本如自灑埽應對而後及正心誠意　然使汎濫於末而不知求其所由文章而後見性天

本則又支離散漫而非所以爲學也矣○以上言弟子之所以學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

而得之上當有由師乎友三字蓋脫悞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如曾子之大學孝經子思之中庸子夏於詩禮是也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漢儒以經術師承而卒未得爲知經者未明道故也

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師喪亦無定須看其恩義何如

張子曰師不可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

之如顏閔于孔子比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

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烜按張子此言其義精矣然孔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正是所謂無服也古人有情理當服而服屬却通不去者皆云無服如叔嫂無服爲父後子不爲出母嫁母服皆只是不爲斬齊期功緦之服制耳非便可吉服也弔服疑衰也加麻則視其屬戚輕重之麻比弔爲重也謂弔服加麻不得謂之無服却恐未考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之耳

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

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記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陸象山曰天下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

欲

清簡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脩然後出爲世用時至後世有辭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脩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由矣

以上脩五倫之則

邑後學 董賡闕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余龍光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四終